

□刘星元

(一)忠义武校

那座院子似乎是凭空出现的，专为拦截我而来，它蹲守在街巷的尽头，把我面前的道路拦截腰截断，如一头张口巨兽，等着我自投罗网。走近了我才发现，即便那座院子横亘于道路中间，道路依然没有终结，困境面前，它重新归置自己，把自己分化为两条更为纤细的小巷，两条小巷在院墙下一左一右分道扬镳，奔向了相反的方向，如一位母亲同时诞下的一对婴孩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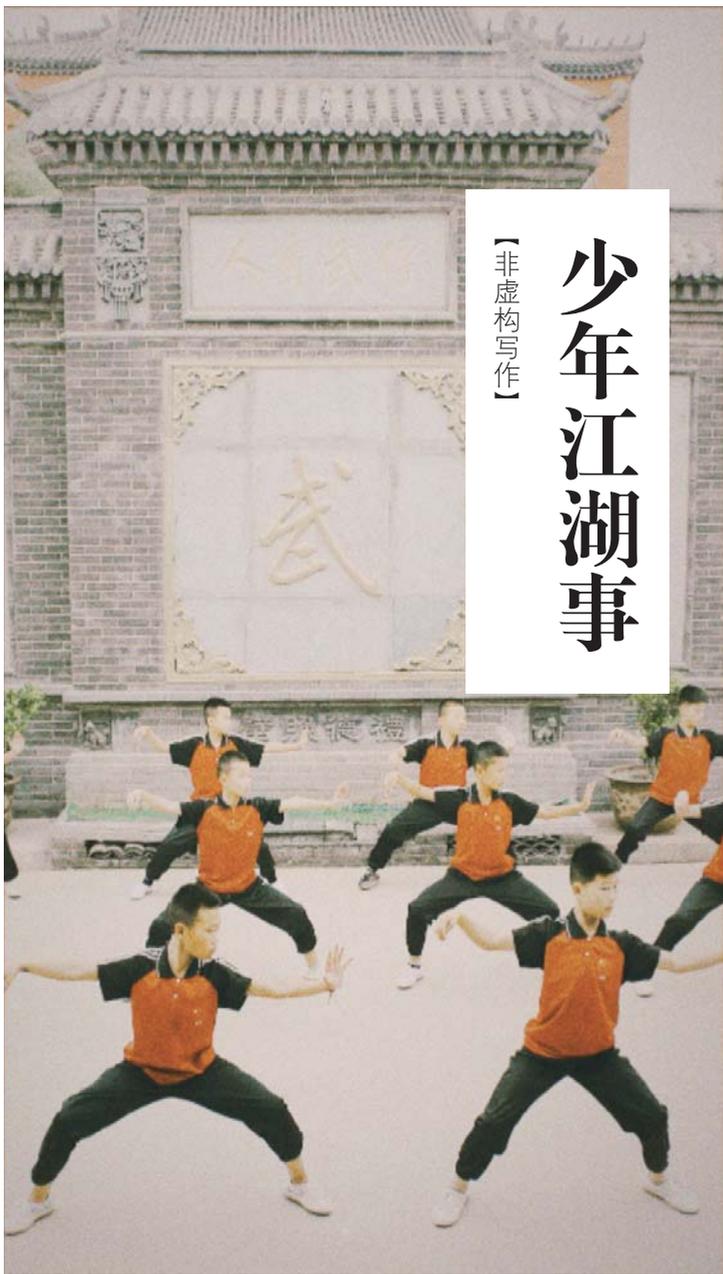
院门呈拱形，红砖砌成的墙柱向外连接着院墙，向内托举着拱形铁质门楼，门楼上焊接着同为铁质的“忠义武校”四个大字，四字横列，却已有三个字缺胳膊断腿，只有“校”字还相对完整。字是红色的，然而黑色却正在不断扩张——那些黑是红漆剥落后露出的真容。右侧墙柱的漆木板上也刷着这四个字，白底黑字，行书。四个黑漆大字拖泥带水，比原本的字体稍显膨胀，似是水渍长年累月的牵拉所致。那些文字像是受不了被困于固定空间的命运，它们要逃跑，虽然跑得缓慢，但已经呈现出决绝的趋势。左侧墙柱上亦挂着四个字：烧烤江湖。与右侧的不同，这张牌匾是新的。两扇铁门被一团锈迹斑斑的铁索捆束着，铁索头尾相接处，挂着一把新锁，新与旧因为共同的功用纠缠在了一起。隔着宽大的门缝向院子里看，左边是一处较为平整的空地，右边则是几排红砖瓦房。头一排房子，窗户用篷布封得死的，不知道后面几排是不是也如此。

这所荒废的武校，我二十多年前就已闻其名，我以为它早已如这世间诸多流行一时的事物般完全消失了，却没想到，它还是留下了残肢断躯，如在对决中落败负伤的侠客，依然还在江湖的纷争之外倔强地活着。

(二)武侠梦

几乎每个少年的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。如果说铺天盖地的影视剧与武侠小说是这梦发酵的土壤，那么盛极一时的武校便是实现梦想的宗门。在本地，忠义武校曾赫赫有名，不知是否与此地独此一家有关。忠义武校时常派人到村里、集市上以及学校门口发放宣传单页，通过这些宣传，身处偏僻之地的我们知道了学校创办人曾在嵩山研习武术多年，获得过省级武术比赛的亚军，与某位武打明星师出同门，还参演了这位明星主演的电视剧……武校的宣传人员将老板的这些履历反复渲染，让我们对本县竟孕育出这么一位大宗师而骄傲。

作为众多乡间少年里微不足道的两个，表哥与我有着丰富的共通之处——爬墙上碑、逮鱼摸虾、戳过马蜂窝、捣过雀子巢，经常欺负比我年幼的表妹，每次考试成绩在班中必定倒数……窝在他家里看VCD则是我们俩最为重要的共同爱好，他家中存放着二三十张碟片，其中不乏武侠剧，屏幕上雪花时飘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少年江湖事

飞，画面时而晃动，但这并未影响到我们的好心情——面对屏幕，我们学着剧中人物，将剧中的招式练了一遍又一遍，将剧中的台词对了一遍又一遍。有时候，说着说着就骂了起来，对着对着就打了起来。

小学毕业后，表哥去了城里的忠义武校读书，我则按部就班，入读了乡里的普通中学。同为寄宿制学校，武校的放假周期与乡镇中学不同，表哥每半月放一次假，假期四天；我则每一周放一次假，假期两天。表哥每次回来都带着他的新招式，五步拳、螳螂拳、醉拳……在时间的发酵孕育中，他的招式渐渐由简到繁，动作也由僵硬演变为灵活。这些招数在我们共有的亲人面前一一展示着，不时收获亲人们抛出的好评，而表哥信誓旦旦夸下的要成为全国武术冠军的海口，更是博取了亲人们的夸赞，虽然他的文化课成绩依然和我一样差，但似乎大人们不管这些。与之相反的是我，我依然是众人眼中那个不思进取的顽劣孩子，时不时惹是生非，给家长带来许多麻烦。

不得不说，那两年表哥确实是我心目中的大侠，假期里，我常常求他教我武艺，他总是在揶揄我一阵之后才答应。肩要挺直，拳要生风，步要稳当……在他家、我家或是外祖母家的院子里，他一遍遍纠正着我的错误，有时还趁机用柳条做的教杆抽打我几下，嫌弃我愚笨。或许确实是我愚笨，学了两年，只学会了那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五

步拳。练武之余，他还给我讲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。他说，前些天参加了市里举办的武术表演赛，他得了第三名；他说，上学期参加了全县文艺演出的武术展演，县电视台的镜头扫到了他。以上的两件事依次抬升了表哥在我心中的高度，但让我觉得表哥一定能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大侠的，却是他给我讲的另一件事。他说，几个月前的深夜，与五六个同学爬出校门去上网，在网吧附近的马路边遇见了两个正在调戏一位女生的小混混，表哥他们这群少年也没讲什么一对一的侠客风范，直接将小混混群殴了。表哥讲得唾沫横飞，我则听得心潮澎湃，心驰神往。

(三)乡村中学

在那所乡村中学就读时，我遇见了更多的“我”。常乐、黄韬、吴阳、张云刚、林清华……这群连阅读理解都读不通、作文都写不顺的少年，却能把武侠小说的优劣讲得头头是道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……个个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大侠，尽管都是大侠，但大侠与大侠也会有高低之分，我们常常为了金庸和古龙的作品哪个更大气磅礴而争锋，为了梁羽生与温瑞安哪个更具才情而舌战。甚至，在宿舍里夜谈，我们还常常会对老师们评头论足。

语文老师是祖千秋，酒鬼一个，所不同的是，他喝的都是从集市上拎回的桶装勾兑酒，也没有夜光杯、青铜爵、古藤杯这样贵重的饮器。有几次，他在院子

里撒酒疯，口齿不清地念叨着一些词，有些是名字，有些则是脏话；美术老师是风清扬，留着一头长发，潇潇洒洒，放浪不羁，该上课时从不迟到，上完课就挥袖而去，想再找他都难。英语老师是冯同知，武艺低微，却偏偏爱出风头，在英语还没有被人普遍熟稔掌握的乡镇中学里，他总是半中半洋地与人交谈，只不过，方言拖累了他，让他自认为的清洒大打折扣。历史老师是周伯通，快退休了却依然玩世不恭，晚上查房的时候，看见我们宿舍的亓海洋和孔令行正在楚河汉界上攻伐，于是强行把棋技稍弱的亓海洋赶下来，亲自上阵杀了两盘，输了棋竟还要赖，非要赢回一局方肯罢休……

那是个孕育梦的时代，少年的萌动之心与武侠情怀在白日中也能波澜壮阔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湖，每一个人独有的江湖里都有一位无可替代的侠女，她的名字是袁紫衣、任盈盈、霍青桐、纳兰明慧，也是我们的某位女同学，我们为藏于心中的她们而兴奋而羞愧而莫名欣喜而无端慌乱。那时候，武侠小说里所说的浪迹天涯，我们在心里已经无数次浪迹过了；武侠电影上所演的儿女情长，我们在梦中也已经无数次演绎过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抽刀断水，我们还拔剑倾城，并在心中一遍遍模拟着自己在经历恩恩怨怨之后，最终臻于化境、退隐江湖的剧情。我们就这样于武侠的世界里挥霍着日月，懵懵懂懂、跌跌撞撞地成长着。

每逢乡村集市，我们这群少年就从书摊上各自买一本盗版武侠小说，读完自己的就交换着看。学校的宿舍是多年前窄小的小瓦房，一间房子却容纳了六七张双层架子床，晚上学校熄灯之后，我们就用硬纸板严严实实盖住门窗上的玻璃，用手电筒看小说。电池没电了，又没钱买，就用蜡烛。其间出过两次事，一次是常乐用蜡烛看小说的时候打了个盹儿，结果烛火就像小说里的武林高手一般迅速爬上了他的被子，紧急扑救之下，被子还是被烧掉了三分之一。这一次，没被老师发现。第二次是林清华与张云刚因为谁接手孙磊即将看完的《飞燕惊龙》而争执起来，被查房的政教主任逮个正着，政教主任训斥了我们的班主任，且将我们所有人藏在宿舍里的23本武侠小说全部没收。

我跌跌撞撞，勉强考上了县里录取分数最低的高中。我所在的班里有两个从武校转到普通初中，又从普通初中考进来的体育特长生，那时候，武校的文化课办学层次多是初中，考取高中体育特长生是毕业生最好的出路，然而那些在武校就读的学生，即便享受到了对特长生降分录取的待遇，能够考取高中的也并不多，这两位同学算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我们这些普通学生以学习为主，他们则以训练为主，不必一直呆在教室里。他们很少与我们交流，以至于同学三年，我们彼此仍旧陌生。

之后，我们毕业，辍学或入读更高层次的学校；之后，我们成年，恋爱结婚生子，在一个无所谓爱亦无所谓不爱的职位上养家糊口，脚步匆匆忙忙，日子波澜不惊。这些少年啊，通过不

同的路径，最终抵达了同一个地方，在途中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抛弃了江湖事、武侠梦。或许少年时代再为美好的情愫，都不能渗透到当下更为细碎的生活中吧，至于我们曾经的武侠梦，文艺一点儿，也只能说，它中途迷路，至今未归。

(四)白日梦

白日梦是奢侈品，它出现的次数往往会随着年龄的攀升而递减，直至暴尸于烈日之下，直至夭折于理智之中。与白日梦次数的递减截然相反，在时光的推搡下，我们迅速熟练掌握了另外一项技能——社会生存。我们深谙生活的规矩，低头、低头、低头……与最初的难以忍受相比，我们已经渐渐在不断重复的动作中体会到了心无旁骛的机械之美，倘若让我们临时停下，我们甚至会微微不适，甚至会瞻前顾后，甚至会疑虑重重，甚至会出现明显的失重感。

尽管“武侠”这个字眼曾那么重要地占据着我们的生活，但它在更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维度里究竟对我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，我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因为一些不能释怀的情愫，固执地渲染一些事物的重要性，事实上，这种重要性聚焦在某一特殊个体上或许合适，但若抛洒于普遍之中，则有可能显得赘余。那么，就随机挑拣出几个曾在虚构的江湖里踏浪行舟的少年，说说他们后来的生活轨迹吧。

我表哥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他早已继承了我姨夫的养猪场，用以养活一家人的生计，然而养猪亦如在风浪湍急的江湖之上行舟，常常是这一年因为市场饱和而赔本。某年春节，与表哥一起吃了顿饭，眼前的表哥全身臃肿，全不像当年身手矫健的少年，说话做事也规规矩矩的，实在寻不到他当年的跋扈。

我的同班同学吴阳读到初二下学期，就中途去了嵩山学武，走之前他向我们宣布了这个消息，我们每个人都兴奋，凑份子去一家小饭馆提前为他饯行。那天吴阳豪气干云，率先干了一瓶啤酒，于左摇右晃中，他不但答应学成归来后要教我们每人一套拳法，而且还夸口要在小镇建立一个将我们收容在内的帮派，将镇子上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打得哭爹喊娘，以此匡扶正义、济危救困。我们每个人都听得热血沸腾，并不觉得这是妄言妄语。可是，吴阳并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——前两年，我在本地官方公布的失信人名单中看到了他，失信人姓名、照片、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执行标的、执行案号以及失信事实，一应俱全，从公布的信息中得知，吴阳属于赖账不还。

你看，当年那些随处可见的武侠少年，就这样销声匿迹、无影无踪了。在生活的推波助澜之下，我们早已融入了生活的江湖之中，或沉溺，或挣扎，或似得水之鱼，或如无根之萍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，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)

非虚构写作投稿邮箱：qlwbxyd@sina.com